

驿路折枝

因了两座公园



资料图 大明湖

小时候一本软皮的笔记本，夹页是祖国大好河山的风景画，其中一页是趵突泉。犹如翻阅连环画，画面是静止的，但激发我极大的想象力，遐想济南这座城市泉水比比皆是，城市透明剔透。后来，读到老舍《济南的冬天》，透过文字的温度，又积累了一层好感，济南是温暖的。

这样一座温润清丽的城市，犹如街坊传说中的美艳女子，怎么止于只闻其“声”不见其人？今年，我终于来到这座城市，犹如奔赴一个几百年的约定，怀揣着几多欣喜。

到达济南是一个雨天的夜晚，想像着明天就能见到梦寐以求的“大明湖”，竟有些辗转反侧。第二天起了大早，雨还是淅淅沥沥，但无法阻止我前行的脚步。

从北门进去，不到几步，宽阔的大明湖跃入眼帘。烟雨朦胧中，四周被垂堤杨柳簇拥的大明湖犹如一幅淡雅简约的山水画，我一下子穿越到故乡江南水乡，如梦如幻。沿着湖边漫步，不到一百米，有座南丰戏楼，此楼不仅纪念担任济南知府时勤政爱民的曾巩，也是《老残游记》提到的听书之处。双重文化激活了我的敬意，信步走进戏楼。

《明湖居听书》中描写王小玉唱功的经典片段，至今还翩跹在我的脑海中。王小玉不在了，继承其衣钵的后继有人吗？戏楼依然是雕栏画栋，古色古香；里面摆放着诸多红色四方桌，只是色彩斑驳，似乎在诉说年代的久远。凝视戏台，王小玉当年的余音绕梁，该不是三日不绝，至今还回荡在多少人的心里呢。还是上午八点，工作人员告诉我，听戏的时间在十点，因我们的行程安排紧凑，只能忍痛割爱，怅然而回。

铁公祠、历下亭的景色，《老残游记》中描写得形象绝

伦，不妨走进鲜活在文字中的景点，慢慢领略吧。铁公祠是纪念明初忠义之士铁铉，但此处的佳境是“佛山倒影”。今天恰是雨天，倒影不明晰，但潇潇暮雨洒江天，虚实结合，更让人浮想联翩。这时仔细对照“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”的对联，发现铁公祠恰是解读这句诗境的理想位置。

湖中的历下亭，虽只有几间房子，可不能小觑。亭子上悬挂的一副对联“历下此亭古，济南名士多”，上写着“杜工部句”，这里何尝不是名人留恋之处？历下亭是在湖中，四周被湖水包围，在这里观看大明湖，湖水更丰厚。也就在这里，迷醉于空口雨景，我因忘情拍照，脚下一滑，摔了一大跤。

好友多年前来过大明湖，那次她们是一个语文组，各个腹有诗书，所以就在游船上吟诗做对，风雅之举，渲染了大明湖的诗情画意。她意犹未尽的叙述，却徒增我的遗憾，有时，独乐乐不如群乐乐。

告别了大明湖，接着游玩趵突泉公园。济南以泉水多而著称，素有“济南泉水甲天下”的赞誉。公园里，名泉众多，各有千秋。趵突泉位列济南72泉之首，被誉为“天下第一泉”。公园以它命名，可谓实至名归。到了趵突泉，游人如织。大雨让泉水更激越，真可谓是泉水叮当。“趵突泉，三窟并发，声如隐雷”，描写极为妥切。

有趣的是，每处泉水的匾额题词并不是惯有的附庸风雅类的诗词，却是温馨提示，诸如饮水思源、观澜知本之类，公园大门口牌坊就写着“观澜知源”。起初，我觉得有些败兴，这好像观看电影时提醒要写观后感。但转而一想，美好的东西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多少会有些萎缩，这样的题词，是

善意的明智。

漱玉泉是趵突泉泉群中水位最高的一个泉池，当我漫不经心经过时，泉水边的题字，让我顿生纳闷，“漱玉”不正是李清照的词集名称吗？往右一看，竟然有种柳暗花明的惊喜，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故居就坐落在漱玉泉边。

犹如邂逅了曾经的知己，惊喜难以形容。李清照是我最爱的女词人，词风清丽，亦柔亦刚。游览故居，有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。女人是水做的，甘冽的泉水孕育了才华绝代的女诗人。她从这里走出，因着国家命运，流寓南方，寻寻觅觅，结果是凄凄惨惨戚戚，最后魂归南方。

故居用塑像图景将女诗人的波澜起伏一生如实再现出来。郭沫若先生为故居题写的“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，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”，高度概括了李清照一生的成就和风采。

大明湖和趵突泉这两座公园，格局和其他公园别无二致，但大明湖因有了《老残游记》描写，趵突泉有了李清照的故居，公园变得丰润而深沉。

同样，关于济南城市，《老残游记》曾写道，“进得城来，家家泉水，户户垂杨，比那江南风景，觉得更为有趣”。想象中，济南泉水犹如阡陌遍布城市角角落落，是水灵灵的城市。但两天的游玩，来来往往，沿路看到的城市有些脏乱。而这两座公园，犹如人的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镶嵌在脸上，城市顿时顾盼生辉。可以断定，这座城市如果没有这两座公园，犹如皮肤缺少水分，没有光泽，显得干枯晦涩。

公园因了文化而沉稳，而城市因了公园而清秀。所以，一座有魅力的城市，该是秀外慧中，那就是自然和文化的水乳交融。

蓦然回首

蛋的故事

抢蛋

老家门前有一条小河，河里长满了螺蛳。螺蛳可是鸭子最喜欢的食物，所以，两岸人家都养鸭。让鸭子下河自己找吃的，很是省心。

鸭子与鸡的习性很不一样，比如说下蛋吧：母鸡喜欢在白天下蛋，下了蛋便“咯嗒咯嗒”地炫耀，直到有了相应的奖赏；母鸭则不同，它总是在天亮前悄悄留给主人一只蛋，不声不响，不求回报，只管自己下河觅食。

也许是生物钟出了偏差，每天总会有一些鸭子到天亮时还来不及下蛋，但已被主人赶到小河里去了。因此，常常有鸭蛋下到岸边或者河里的。我们小朋友早晨起来，第一件要

紧的事便是找蛋，双眼快速在河面水域和岸边扫视一遍，发现有蛋，往往来不及脱鞋子便“咕咚咕咚”淌水去抢。不管是谁家鸭子下的，反正都没有印记，谁捡到就归谁。所以，每天早晨，两岸人家的小朋友都随时准备抢蛋。有一次，我和几个小朋友同时发现一个目标，那一刻，抢蛋的场面就十分壮观有趣了。

后来，有个调皮鬼故意把几个蛋壳合在一起，夜里偷偷放在水中。一大早，小朋友们上当受骗，见水中有好几个鸭蛋，便一拥而上，你抢我夺，结果全是空蛋壳！调皮鬼却躲在一边偷着乐……

挤蛋

调皮鬼搞的恶作剧也不光是为了捉弄别人取乐，主要目的却是为了自己抢蛋。那些假蛋把别人的目光引开，自己便能更准确地找蛋、抢蛋。

有一天，当大家去抢假蛋时，调皮鬼发现一只鸭子蹲在草丛中下蛋。他悄悄靠近，想捡个便宜，鸭子受到惊吓，刚刚露顶的鸭蛋又收回去了。几次

三番往复，这调皮鬼耐不住性子，干脆捧起鸭屁股挤蛋。挤啊挤，使劲挤，结果硬是把母鸭下蛋的“机器”都挤出来，挂在肛门外，鸭子痛苦地惨叫起来，主人发觉了。鸭主人是一个得理不饶人的老奶奶，这一下，调皮鬼可是吃不了兜着走，赔了鸭子，还要点响一挂百子炮，算是赔礼道歉……

“钓蛋”

“挤蛋”事件以后，早晨找蛋、抢蛋火爆场面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。因为一是鸭子下水前主人都要先检查有没有下过蛋，二是小朋友们即使发现了目标，也会研究再三，然后慢慢行动，不像从前那样张扬了。

我离开了“抢蛋”的“是非之地”，改为钓鱼。有一天，我一早起来挖蚯蚓，用一个铁盒子装满了，再背着鱼篓去寻找垂钓的场地。正好湖边有户人家准备建房，许多大石块就堆在岸边的水中，我跳到石堆上，往湖中心垂钓，感觉会有大鱼上钩的。我耐心等待，不一会，浮标果然下沉：“大鱼来了！”我一边喊，一边提起钓竿，手忙脚乱，心里“□□”直跳，结果忙中出错，大鱼没钓上来，倒把装蚯蚓的铁盒子掉到水里去了，真扫兴！

没法子，先得把蚯蚓捞上来。我赶紧伸手往大石块的缝隙中摸那个

铁盒子。摸了大半天，铁盒子不见踪影，倒摸到一个圆溜溜的东西，捞上来一看，是鸭蛋！再摸，还是鸭蛋，哇！接二连三，竟然摸出十来个大鸭蛋！肯定是生物钟出了偏差的鸭子夜里没下蛋，早晨来这里“补课”，这个地方比较偏僻，蹲在大石块中间又很安全，真是个下蛋的好去处呢！

我把鸭蛋小心翼翼地质装进鱼篓里，飞也似的奔回家。妈妈见我喜气洋洋的，便问：“钓到大鱼了？”我说：“钓到大鸭蛋了！”妈妈惊异地接过鱼篓：“咦？果真有许多大鸭蛋耶！”我手舞足蹈、一五一十地把来龙去脉告诉了妈妈。

消息一传开，好些小伙伴立马到我“钓蛋”的地方去碰运气。一只只小手伸进石缝中摸来摸去，结果，袖管和裤腿都湿透了，还是一无所获，大家只好垂头丧气无功而返了。

落英随笔

黄选坚

秋天的闲思

早晨醒来，突然之间看到阳光透过厚厚的帘帷，一束橘红的光在我脸上晃。不刺眼，与夏日的不同，有种闲淡的意味，心情便莫名好了起来。

秋季应该是一年中最为舒服的时候了，清爽、温暖，人还可以衣裳单薄，有一丝凉风拂面，却也没有春日里那种的腻味。当年林语堂先生玩味秋日，就是把秋天当成了一支雪茄烟，袅袅的烟雾，沉静、微熏，还有一丝暗红的光。

徐志摩大概也是在这样的时节，在他的家乡搂着新婚的陆小曼，在乱世里幻想着：“从此我想隐居起来，硤石至少有蟹和红叶，足以助诗兴，更不慕人间矣！”然而，人的愿望总是与事相违，所以徐志摩会饮恨长天。

写秋天的佳作很多，悲秋却是情感的主色调，“关河冷落，残照当楼。是处红衰翠减，苒苒物华休。”柳永的这首《八声甘州》，境界绮丽而悲壮，有时候灯下捧读，如处旷野，夕阳残照古楼头，看木叶渐凋，心中便有一股情绪。秋风来而起乡思，这似乎成了中国文人的思维惯性。晋代有个叫张翰的，在洛阳当官。某日见秋风乍起，月明树下，就突然想起家乡的鲈鱼来。悲声长叹：“秋风起兮木叶飞，吴江水兮鲈鱼肥，三千里兮家未归，恨难得兮仰天悲。”于是毅然辞官，奔

波千里，回到家乡。

相对于张翰来说，我们应该是幸福的，即便有三千里的相隔，也可以须臾之间到达。然而，秋天的情结却是无法消除的。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这是千年以来的忧伤；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这是千年以来的祝福。人生总是如此，对于未来，一千人有一千个的梦想，回首过去，我们却只有一种姿势，抚摸着渐渐淡去的时光印痕，一次又一次的重建与修复。

早晨走在参差不齐的绿化树下，看着阳光爬在斑驳的墙上，嗅着不时从谁家院落里传出的桂花香味，我真希望就这样安静地走下去。在人生的四季里，秋天总带着喧哗后的宁静，如合拢后的花朵，如熄灭了的灯光，如傍晚升起的月亮，如远处空谷里绵长的回音……像一把手抚着岁月的伤痕。

可是这种宁静很难保持久远。有时候冷空气南下，一夜之间，大地便不再葱茏青翠，瓦砾之间，墙头之上就多了肃杀之气，黄叶和着雨打在衣裳上。原野之上，就一下子空旷起来，收割后的稻田，只剩几垛零乱的秸秆。于是，开始没来由地想起了几时的事情，没来由地开始怀念，没来由地发出喟然长叹：月明星稀，乌鸦南飞，绕树三匝，无枝可依。